

魯·彦·周

LU YAN ZHOU

· 中国当代  
作家选集  
丛书 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号 310 字 登 录 (京)

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

周彦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责任编辑：陶良华 赵水金

鲁彦周

Lu Yan Zhou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30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 $13\frac{8}{4}$  插页 4

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4,040

---

ISBN 7-02-001420-8/I·1292

定价 7.65 元

## 出版说明

为了展示建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实绩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，我们从现在起陆续编辑出版“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”。这套丛书，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、短篇小说，诗歌，散文等代表作（包括儿童文学创作），每人一集，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，并附有作家照片、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，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“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”相衔接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。读者从每一集里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；各集合在一起，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（长篇小说除外）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989年10月

## 自序

鲁彦周

又是霜叶红艳的时候了，我的人生也已进入了秋天。但是否还能有如此艳丽的红叶来点缀余生？我实在不知道。

然而我却仍在不懈地追求，我希望并相信我的红叶会出现。

我从一九五六年起开始搞专业创作，到今年整整三十五年了，三十五年这可是一个颇为骇人的人生数字，但仔细算来，实际能写作的时间却是有限得很，除了无休无止的多名目多层次的运动之外，日常的风声鹤唳，胆颤心惊和不停的训示教诲，使人能有几分情绪专心致志于写作？到了“文革”时期，就更不用谈了，我硬是十年未写一个字。所以三十五年算起来只有十多年才是我真正的写作年代！

这些年来，我写的字数也不算少了，创作形式也很杂，我写过很多电影文学剧本，发表的（包括和别人合作）有十七部之多，有十三部被投入拍摄，我也写过不少戏剧，如话剧《归来》还曾获得一九五六年全国话剧会演剧本一等奖，我也写过许多小说和散文，“文革”前就有短篇集和散文集出版，“文革”后又有多部中篇和短篇，还有三部长篇小说。

但这些数字，实在不能说明什么。

我在创作上，一直不像别人那么自我感觉良好，我当然希望我能感觉良好，甚至希望我能产生一点骄傲情绪，但我就是做不

到，在小说创作上尤其是这样。

我总觉得我的小说创作，始终处在摸索和尝试的过程之中，没有一种稳定感。我总是把希望寄托于未来。也许这种情绪将伴我终其一生，我觉得这滋味很苦，然而我有时又觉得人生的真谛也就孕藏在这种苦味之中，这种苦是人生，习惯了沉醉到其中，又感到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快乐，所谓创造者的幸福感，大约正是从这种苦味中来的。

因为在我的前面是新天地，是无限的诱惑，是不可抗拒的招引，正因为如此，我的笔才始终不能放下。

我当然也常常自问，我为什么要写小说？我也反问自己，小说究竟是什么？我更经常问自己，我该怎样看待自己的小说？

为什么写小说？每次回答可能很不一样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、八十年代，均有差异，比如五十年代时我会回答：是为革命而写。六十年代没人问我，要问也只是审问或斥骂，我不能回答，也就不予回答。七十年代末，我重新拿起笔，有人问我，我会说是因为一种使命感。到了今天，我的回答则是：我是因为喜欢小说，因为它可以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美的追求。

回答不同，不是我的虚伪，而是我的认识的变化，在当时我的回答都是真诚的。五十年代为革命而写，七十年代为使命感而写，那时就是那么想的，这两种回答，其实是有一条线贯串的，即文以载道的老套子，是新瓶装旧酒的提法，虽然加上了革命使命等神圣字样，并没有多少新内容。

我不否认文可以载道，我更不赞成玩文学，我甚至也不敢苟同为艺术而艺术，文学毕竟不应该是玩物，它当然也不是一件工艺品，它是属于有思想的人创造出来的孕含着思想的作品，而且它受到时代的影响甚至制约，它有时代的使命而又影响于时代，

这，已经为中外文学史所证明了的。所以我不否认这一切，正如我不能全盘否定我自己一样。

但是，我必须从另外一面解剖、分析甚至检查我的创作实践。对于我来说，不是缺少什么使命感，而是使命感和为什么而写等等成份太重了，太重了就使文学的灵魂负担不起了，一旦超过了负荷，文学就会逃跑，便只剩下使命感了。

文学逃跑了，作家也就不存在了。所谓使命感也只能变成自我嘲讽了。

我确实感到我的有些作品是超负荷的，这是我的弱点，我身上的习惯势力，使我感到束缚，感到难以摆脱，我若不能摆脱这一点，我的作品终究达不到一种境界，这是我从长期实践中，从自我解剖和自我否定与肯定当中悟出的浅显的却是很重要的道理。这几年，我正是从这条很艰难的路上往前走的，我像一只蝉，一只从土里刚刚出来的正从自己外壳中裂变而出的蝉，我留下的是脆弱的蝉衣，蜕去了这一层蝉衣，我才能有新的透明的翅膀，才能飞上半空里飘荡的翠绿的枝条，才能餐风饮露而自然而然地歌唱！

我觉得我正在这种蜕变当中。

蜕变，不是把本来的主体也抛弃了，那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的。它只能从自身的条件出发，逐渐演变，终于成为蜕变，变，但还是我的本体。用现代的语汇说，就是保持一个自我。作为一个作家来说，保持自我是绝对重要的，失去自我，探索，尝试、演变都将是盲目的，混乱的，最终会导致一个作家的消失。

我现在还没有能够蜕变，我只是处在演变过程之中，细心的读者，一定可以从这本书的作品中察觉出来。这本集子，除了收了我的处女作《云芝娘和云芝》，都是近十年的作品，近十年的作

品对我来说，有很大的代表性，其演变痕迹也很明显，如中篇从《天云山传奇》到《逆火》，短篇从《寻觅》到《迟暮》，从《万松庄》到《越浦》、《秋》、《流泉》等都可以看到变的痕迹。

我的变，不仅是表现手法，当然也不只是语言文字。我是在努力摆脱过重的非文学的负担，努力想达到我所梦想的有思想的艺术境界，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，一种属于我自己而不似任何其他人的风格。俯拾即是，不取诸邻，与大道适，著手成春……眠琴绿荫，上有飞瀑，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，这也正是我的追求。

要问我对我的小说有何看法，这也就是我的看法。至于对小说这种形式的看法，我已在我写的几条文字中说了（见本书扉页），我不想再说什么，我不喜欢别人对我指手画脚，我也不想对别人指手画脚，作家，既然是个作家，他就会有自己的理想、抱负、追求，他就有自己的思想见解，各人走各人的路，何必要人去训导？当然，评论家的评论，读者的选择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作家也无权苛求于读者和评论者。

这篇短文，有点像后记之类，但既然书要有个序，我一时也没有办法找人写序，就把它放到前面，算是我的自序吧！

一九九一，十一，一日于合肥樱榴居



## 目 次

自序 .....	I
----------	---

### 短 篇 小 说

云芝娘和云芝 .....	I
晚景 .....	12
寻觅 .....	33
迟暮 .....	61
生疏 .....	72
隔膜 .....	80
秋 .....	92
于笙的浪漫史 .....	105
流泉 .....	116
月夜 .....	134
叶子 .....	146
越浦 .....	167

### 中 篇 小 说

天云山传奇 .....	174
苦竹溪，苦竹林 .....	258
逆火 .....	361
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.....	429

## 云芝娘和云芝

### 一

一堆一堆刚割好的大豆，躺在地里，给太阳晒的发出轻微的噼啪响声。前面一排列十几个中年老大娘，还在躬着腰，小心地割着。密密层层的、长着丰满角子的大豆，一排排倒下去，于是新的一堆一堆又出现在割过的地方。

不久，庄里下工的钟声噶噶响了起来。

人们愉快地大声说笑了！取下头巾，拂打着沾在身上的豆叶，提着镰刀，走上田埂，走上大路。……只有一个大娘，她还在地里拾着丢掉的零星的豆秸，一根一根捡起来放在堆上。

她穿着一身青衣裳，脸色微黄，眉毛很黑，眼珠却有点灰暗，并络着不太明显的红丝，额角上横着几道很深的皱纹。只是从整个脸型和嘴角上，还可清楚地看出她匀称的轮廓，就是现在，也还透露着清秀、多思和好强的神色。

一辆大车从庄里飞一般地驰将出来。赶车的吁笃地喊着，在空中扬着鞭子。鞭声与他轻快的口哨声混和着，随着西风飘流到大豆地里。车是来装载割好的豆子的。

大车到了地沿了，一个青年人跳下车，一手扬着鞭，一手抓住牲口缰绳，大声地喊着：“云芝娘！你还不回去呀！”

“家里也没啥事。”云芝娘亲切地、真心地笑着：“几根豆子，

丢了也怪疼人呀！”她又迅速地捡起了两根：“你看！一根十几个角子。”

这青年人一面用叉叉起豆子，一面看着云芝娘说：“大娘！云芝又做了件大事！”

“什么大事啊？”

这青年人俏皮地笑笑，翘翘大拇指说：“云芝才了不起咧，她在学耩地，大娘不知道吗？”

云芝娘简直吃了一惊说：“她怎么又学起耩地来啦！”心里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，觉得女儿能干，暗暗有点高兴，又觉得闺女学耩地，不像个样子。

云芝娘是个寡妇，丈夫早已参加革命牺牲了，女儿是由她一手抚养长大的，看着她发育、成长，把女儿看作自己的命根子，她只是为着女儿而活着的。

前几年，她一同人谈到女儿，就忍不住要笑。譬如，女儿做了一个花鞋帮，她便常常有意无意地拿给人看，说：“鬼的很，也没人教她，就学会了。”表示她的喜欢。可是更重要的，还在于别的方面，譬如娘一有什么难过事，女儿就跑来劝解，一下地，女儿便抢在先。娘要女儿在家绣花，女儿便大门也不出。家里来了什么人，谈什么话，女儿总不插一句嘴。在外面，也从来不见女儿多嘴多舌，撒疯撒傻……。总之，女儿没有一桩不是像娘小时所做的。娘当女儿很小时，就希望她能这样。现在恰恰正是这样。所以在她的眼里，女儿是一点错处都没有的。娘实在也没听到过对女儿有啥不好的话。

但是，这两年女儿变了，在家里呆不住了。乡里跑，区里去，村上开会她还讲话。弄得边沿四转人都认识她。特别是去年成立合作社以后，女儿当了社务委员。这一来，更常常不在家。下

地，她有一个小组，回家，又总是许多人跟着来，闹一会，笑一会，又跑了。身体单薄，偏又不知爱惜自己，晚上也总是搞到深更半夜，把娘一个人耽在家里，这使云芝娘感到无比的孤单。

这些都是娘心坎深处所不满意的。同时还有外面的议论。每当娘在村上偶尔听到句把闲话：“云芝那闺女，哪有个闺女的样子……”“积极呗！要光荣嘛！”娘心里总有好几天像塞住一块石头。娘也有几次想说女儿，可是没张口，女儿总是先笑嘻嘻的，一手拉着娘说：“我是为大伙做事，有些人思想一时不通，背地里说几句，记着它干啥？娘是烈属，还能落后呀！”不光她自己说，有时她还把社主任明光拖来，一讲就是大半天，直到娘脸上有了笑容为止。

说实在的，娘自己有时也觉得女儿这样带头劳动是对的，特别是当她听到区长、乡长、社长、乡指导员称赞女儿的时候，她也发出真心的喜悦。区长他们，在娘的眼里是最了不起的，他们都称赞她女儿，女儿还有什么不好呢！但是，娘一个人在家想找女儿谈谈心而找不着的时候，听到别人对女儿谈论的时候，在同一些老年大娘们谈过心的时候，娘又不高兴女儿了。有时甚至想：“她为什么不是男的呢？是女儿嘛！就得同娘贴心，就得像个女的样子。”这时候她便忘记了区长、社长他们的话，而觉得这些“闲话”是对的！

云芝娘呆了一阵，回到庄上，没归家便去找女儿去了。

## 二

晚晌了！树影伸的老长，墙西、屋角，浓浓地抹着深黄色的残阳。工作了一天的社员们，三三五五，坐在石礅上、树根上，喝

着香喷喷的稀饭，啃着带葱花的大馍，吃着，谈着。小孩子成群结伙在空旷地上做着“关猪打狼”和“斗地主”等游戏。

云芝娘在村前转了一圈，也没见云芝的影子。刚想转回家，忽听墙角里有几个人在说话，娘本来不是好偷听话的人，但是话说的那样响亮，那样没头没脑，不由她不站住。

“不像话！这还成什么话嘛！哪有闺女去学耩地的。”这是村东一个大娘的声音。

“想挣分嘛！充男人，黄狗咬月亮，影子没有。我看只是出出洋相。”

“没有教养……”这句话没说完，另一个像撕开竹竿的声音刺耳地响起来，这分明是社里耩地组组长保光老婆的声音，她似乎还吐了一口唾沫：“好种出好粮，好儿出好娘，乡长一夸，区长一说，就不知咋着好啦！也不照照镜子，就想抢人家饭碗，我看哪，笑话后面还多着呢！”

“哎呀！”村东的那个大娘在叹息了：“云芝她娘呀……”

云芝娘本来只怪女儿学耩地，没想到娘俩给人在背地里这样刻薄地议论着。她霎时间眼前一阵黑，心也凉了半截。

回到家，天色已经黑下来。怕女儿回来受饿，忍着一肚子气恼，蹲到灶门口来点火。火，碰上了干秫秸，熊熊地烧起来。她望着火，出神地想着：“不贴心，说是工作忙，这也罢了。逞啥子能？学耩地，那也是女人干的？不怪人家说，越来越不像女孩儿家，女人只能做女人的事呀！不行！她爹去世的早，就这一个女儿，不能再让她这样……”想着想着，又想到如何去劝女儿早天结婚，早天……她忍不住拍拍衣服站起来。

她刚推开门，云芝忽然一头闯进来：“娘！咋还不点灯呀？”她随手在桌上摸起火柴，划着了，灯光明亮起来。云芝脸上泛着

红晕。鬓角的细发，给汗珠沾住了。娘望着她，想说出心里话，云芝却用手把披在额上的头发一抹，迅速地又转过来，闪动着大眼珠，一把拉着娘说：“娘！你猜我今儿干啥来？跟保光叔在学耩地。哎哟！真不容易哟！”她搓着手，把一只磨得起泡的手伸向娘：“你看，手都磨成泡啦！”

“云芝！不要学哪！”娘开口了，想拉云芝坐下来。云芝摆脱了娘的手，眼睛直眨着：“不要学？那咋行呀？社里要争取小麦丰产，要密植，这些光靠年老的就管啦！”接着，她跑到厨屋拿手巾去了。

娘有点着急起来，跟到厨屋：“芝！那不是女人的活，从来就没听讲过……”云芝拭着脸，噗哧笑出来：“娘！你也保守呀？古来没有的事多着呢！”

“学不会要惹人笑话的。”娘说的很急促。“一年大似一年，不要再像孩子闹着玩……虽说现在是新社会，也要有个谱。”

“娘！”云芝愣愣地望着娘。她从娘的脸色中看出娘不是以前一般的拦阻了。过去，每做一件事，娘总也要说两句，但思想通了以后，虽说不鼓励，也常常故意说：“有你说的嘛！”就是初期出去活动，拦阻的比较厉害，也不像现在这种阴沉的脸色。

女儿是知道娘的，比谁都清楚的清楚。她知道娘过去的苦处，知道娘是靠拢自己一边的。也知道娘在某些问题上还想不通，为了爱女儿，才不愿女儿给人讲。人讲的不对，她可又分辨不清。为这，娘有时才闷闷不乐，而且有时就跟着人家的话尾巴转，回来又责备女儿，女儿不依，便一个人去难受了。

云芝决定同娘谈谈了！她眼珠一转，冲着娘似笑非笑地问着：“你又是听见谁个说我的闲话了吧？你说呀！对不对？唔！果然猜对了！”

娘承认了，可没把实情搬出来。只说：“本来嘛！闺女就该像个闺女的样子。”

“样子！我不像呀！”云芝爽朗地笑了，“你看！两条辫子，花衣裳。”她把衣裳掀掀，引得娘几乎笑起来。她这才像小孩似地靠到娘身边：“娘！爹是为革命牺牲的，难道女儿就不该干点革命工作吗？什么叫闺女样子？在咱这社会，能进步就是好样子。娘是烈属，也跟落后的人学呀？”她拍拍胸口说：“你尽管放心，女儿只能为爹娘挣光荣，绝不会丢爹娘的脸。我饿了！做饭去吧！”她把娘推到灶口，自己就动手和起面来：“娘！你快烧呀！别睬那些背后说人坏话的人。以前我去开一个会，她们也说呀，现在姑娘们开会的多了，她们不说了。我学耩地，她们又说起来。慢慢就不会说的，将来还学着开拖拉机呢！好，坏，都不能拿老眼光看。哎呀！娘！油又不多啦！”她顺手把油倒在锅里。油份杂着锅里原有的水份，吱吱地响起来。

这时，娘一肚子准备好的话，都给云芝拦下去了！可是今天，娘不像过去，经云芝一说就有说有笑的。今天听来的话真刺疼着她的心，使她一下子不能忘记。可是她晓得女儿的脾气，决定了要做的事，九牛也拉不转，再说也是白搭，所以她就不响了。

晚上，云芝睡得很熟。而娘，却正在盘算着；明天如何去找社主任明光，因为只有他，常常代表着很多人的看法，云芝又听他的话。一想到社主任，不由也联想到以前跟社主任的几次谈话。娘看看已经睡着的云芝，心里又有点动摇起来，是不是又是自己看法不对呢？

### 三

早晨，晴朗的空气，把云芝娘一晚上没有好睡的疲劳，消散了一些。她走到坊上，看见一排列拴着几十条大牲口，牛、驴和骡子都在一声不响地低头吃草料，几个人使劲在给它们拌着。另外有几个端饭碗的，在热烈地评论着：哪个牲口尾巴好，哪个牲口颈子嫌短。三四个木匠，在砍呀、刨呀，修理着破农具，地下乱堆着刨花、木屑和一些碎木料。

她装做若无其事地站着，等着。明光社主任来了！云芝娘正待上前，他却先在那边喊起来：“她大婶！这边来。”她抢前一步，对着社主任说：“主任，云芝又学耩地，不是有点不像话吗？”社主任明光只习惯地笑嘻嘻地说：“大婶，你又拦阻云芝啦！这不对呀！她这次要是能学成，要给咱社解决多少问题咧！”

虽然是社主任在责备自己，娘心里可落实了。觉得是很大的安慰，但嘴上却说：“闺女家，可宜学这些东西吗？”

“咳哟！”社主任一拍大腿说，“大婶！你真是，咱新社会还分什么男的女的，你不见我们墙上挂了那些女模范的像？大婶真是——”

“学不会人家可谈论咧！”

“谈论！我明光敢担保，她一定能学会，将来一定是年轻人的榜样。做娘的有了这样女儿，还不应该高兴呀！要是她爹在，看了也一定会高兴的。大婶！你要多多鼓励她，帮她的忙呀！不要拿老眼光看女儿，她有共产党、毛主席带领着，不会走错路的。”

社主任说的又温和、又诚恳。这几句话，深深地印在她心



里了。

“她大在一定会赞成，她父女俩，性情就像嘛！”她心里这样想，嘴里只说：“你们总是站在一起的嘛！”

社主任明光笑了：“本来嘛！大家都想把工作做好，把社办好，哪有不站在一起的。就是大婶，你也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呀！”明光说完，望着云芝娘带笑的脸，快活地大笑起来。

云芝娘的心顿时轻松多了！“明光！她现在在哪儿呀？早饭还没吃。”

“这不要你费心，我叫孩子娘送去啦！她正在西地帮耩。”

“这怎么好！”娘搓着手有点不安。

“这有啥！她是我们大伙的，她为大伙出力，大伙还能不照顾她？”明光还想说，恰巧有人来找他，娘只好关照了一声，走向西地。

她不放心的，她要看看女儿学耩地，到底学得怎么样了。

她转过葡萄园，便看见云芝和保光他们在耩地。

云芝牵着牛，一手抓住一根短小的鞭子，帮着牲口，大步地踏着稀松的土，陷下去，又拔上来。保光跟在后面，摇着耩，不时大声叱喝着。云芝不论他怎样，总是笑嘻嘻的。她前面的短头发让风吹得一摆一摆，身子跟着牛朝前面走，头却朝后面偏着；看着那三只腿带着铃铛的耩，看着保光那暴起粗筋的大手，看着下去的种子和翻上来的土。……

走到地中央，牲口头不知咋的挣脱了云芝的手，摆动了一下。保光的大蒜鼻子一擤，扯红丝的眼睛眨着：

“咋搞的呀？种子都掉在一起啦，帮耩都不会，还要学耩地呢！”云芝脸一红，赶紧把牲口逮住又走起来，尽管保光怎样粗声粗气，云芝还是笑嘻嘻的。